

註記：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

他在當內政部部长的时候，为了这一些人权的修正，推动了什么法律的修正？没有，没有，他唯一最大的政绩，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不顾我们国家的宪政体制，执意要把总统跟立委合并选举提前在一月。

那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各位解释，因为在宪政体制上，你如果把重新改选的时间跟总统卸任的时间5月20号，距离时间这么久的话，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选举的结果不一样，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他为了要协助马英九先生可以顺利连任，他不惜破坏这个宪政体制，本来三月才选的总统，他提前到一月选，这件事情影响大不大？我个人的看法，还有我们非常多朋友的看法，影响非常的大。

要去跟各位讲说，要去改革这些制度，其实不难，修正草案我们也都写好了，那真的困难的事情是，怎么样让这件事情成为可能，怎么样让这件事情成为可能，只有靠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就像我们第一次搞罢免的时候，我们失败，但是我们累积了一些经验，踏出了第一步，那第二次，他们这一次，会做的割阑尾的行动，我其实可以跟各位预告，今天晚上的男主角吴育昇先生，接下去会继续成为男主角。

第二次的時候，我相信他們會做得更好，而且我覺得他們這次做，從他們目前準備的狀況，我覺得他們連第二階段那麼嚴苛的考驗，可能都可以突破，成功的機率非常的高。

那這個社會本來就是在一次又一次我們的努力，慢慢地推進而慢慢地進步，從以前到現在，臺灣有很多值得大家敬佩的人，他們可能這輩子，二十年、三十年的生命都默默地投注在讓臺灣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去推動臺灣社會的改革跟進步。對那些人來講，他們年紀大了，心裡面或許有些遺憾，有些傷心，但是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說，他們已經做得很多了，他們已經幫我們這一代的人，還有你們這一代的人做了很多了，臺灣真的是有在進步。

但是還不夠，顯然還不夠，因為如果夠的話，我相信今天各位不會坐在這裡，因為還不夠，所以我們要繼續做，我不會說，接下來就是你們的事，還是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事，我想要說的是，接下來是我們大家一起的事情，好不好？

(好)

謝謝。

(Q&A)

同學1：國昌老師你好，我是淡江公共行政的林同學，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主要關於自經區的問題，因為有一些學者說它現在是服貿2.0升級版，那我想要就是詢問一下說，老師您對於專業的看法，就是說它，因為我在有幫忙做研究，那我也在蒐集一些資料，那從官方網站，我看到的是說，它是一個區塊性，就是說它的衝擊好像不會有服貿這麼大。那但是有一些學者他也提到說，它其實是更嚴重，因為它是幫貨貿跟服貿開後門的一個方式，那在蒐集新聞的資料過程當中，我發現最主要的是金融業，他們非常的大力支持，那也希望政府在，就是幫忙護航這方面，那在反對的話，其實我並沒有看到很多反對的產業的訊息，那我想說是不是真的在自經區是對臺灣的衝擊比較小，謝謝老師。

同學2：我想請問一下老師就是有沒有，就是特別推薦什麼書，就是我們之後回去可以看一下，就是更了，就是對於我們公民的運動或者是這種社會方面的東西可以有更多的認識這樣，那因為我是覺得說，如果沒有讓大家回去看點書的話，可能會就是很容易聽完然後就忘記，那我自己是有看過三本書，覺得算是一個可以有一個思考方向的，我要現在就講嗎，我就直接說嘛，我自己是看有三本書，我覺得還滿推薦的，一本叫《我們最幸福》，那另外一本叫《這就是天堂！我的北韓童年》然後還有一本叫《平壤水族館》，那其實這三本他都是在講脫北者的故事，就是他們要逃離北韓，那我是覺得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說，我希望大家可以珍惜我們現在有自由，我們雖然好像現在看起來很糟，可是其實我覺得看這三本書以後，就會知道說，還有可能還有更糟的事情會發生，那我是希望說大家能夠知道說我們現在還有一點空間可以掙扎是幸福的，那我不希望說，以後臺灣人他要離開家鄉去追尋自由，是因為我們已經窮到什麼都沒有了，謝謝。

同學3：好，黃國昌老師你好，然後現場在座各位淡江同學大家好，我是淡江會研所的，然後呢，我這邊有一個問題是這樣，因為我之前收到一封email，是學校的歐

洲研究所寄來的，他的標題是「歐洲所學術專題演講」他的題目是「臺灣國際參與與兩岸服貿」主講者是徐純芳顧問，那我大概查了一下呢，他是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副局長，那他做過什麼事情呢？這位徐純芳顧問，據說他是當年ECFA簽訂的時候，主要的參與跟負責人之一這樣子，對，那我第一個看到這個題目，就很好奇的是，是歐洲所耶，那為什麼跟兩岸服貿有關係？然後第二個是，他寫的是臺灣國際參與與兩岸服貿，可是我很好奇的是，政府又告訴我們，臺灣跟中國大陸不是國際關係，那這個題目真的是很奇怪，那他的時間呢，在座各位同學你可以聽一下時間，有機會的話我們可以一起去參與，然後問這位主講者，就是呢，這個時間是5月1號禮拜四早上9點10分到12點，教室在T503。那我想要請問的是，我們現在面對的這個政府，其實大家可以很明顯感受到，他不斷的在用任何的行政的手段，還有媒體宣傳的手段，不斷的在壓迫我們，然後在洗我們周遭對公共事務比較不關心朋友的腦，那我們應該如何去因應跟面對？我禮拜天去花蓮參加路跑，我到花蓮火車站，它上面的跑馬燈還跑馬燈說，我們對中國大陸沒有開放殯葬業，然後他們對我們開放，花蓮火車站的跑馬燈可以跑就是這樣的訊息，所以我真的覺得，一方面想要盡一些力做些什麼，但是一方面又覺得，在這個龐大的壓力之下，我們該如何去因應跟面對？想要請黃國昌老師可以給我們一些方向跟指點，謝謝。

第一個，先跟各位致歉，不是不願意留下來陪你們，10點鐘我在台北要開另外一個會，那或許你們比較難想像是，我們大概出來了以後的這段時間，或許可能各位看到還沒有什麼公開的活動，但是在準備還有在討論的事情，那在加上林先生跟最近核四的事情，其實都滿，每一個人的loading，負擔其實都滿重。

昨天晚上我跟，跟飛帆還有為廷還有幾個學生，我們開會開到今天早上四點，然後才回去，我今天早上，我一大早起來忙完了以後，下午到立法院去參加人民作主，繞行立法院的活動，因為我其實20，我從2009年開始，就加入了林先生他所號召成立的這個「人民作主」的運動，那這個運動它，它有一定它的運動的紀律，它堅持和平非暴力的路線，那遇到跟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也盡量沒有口出惡言，那基本上就是林先生他依照他自己在身體力行上面的典範，那給我們的影響。

那當然我知道有的時候，遇到一些事情，遇到一些人，要忍住心中的怒火，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其實過去半年的時候，我就，其實林先生他應該有注意我在外面的發言，所以過去半年以來，他每次看到我，他就跟我講一件事情，說「你講話

不要罵人啦，你去罵他要幹嘛，你罵他沒效啦，沒有用，你就講你要講的事情，啊講得清楚，啊開始做事情，這樣就對了」(台語)，這個是他教的，我每次看到他，我都有跟他說，說我有在改，結果我顯然今天晚上犯了很多戒，你們會覺得我今天晚上從頭到尾都在罵人。

第一個問題啊，那個自經區的部份，我必須要很坦白地跟你講說，自經區所涉及到的問題並不是我的專業，那我沒有辦法在這邊跟你講得太仔細，不過我大概可以跟你們預告的是說，我們事實上學者有個團隊，那大家彼此有按照自己的專業領域在分工，那自經區的問題，我們學者的團隊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

那在最近，應該是這個禮拜到下個禮拜開始，我們會舉行一系列跟自經區有關係的座談跟論壇，那那些消息我們都會把它公布出來，所以對自經區有興趣的朋友就一定要，歡迎各位來參加，大概裡面網羅了不少在座，不管是農業經濟的還是一般產業經濟的，那各位熟悉的鄭秀玲老師、蔡培慧老師都一直在為這個問題，他們事實上已經關注了非常非常久，那立法院的公聽會也都有去，那我會把，不好意思，比較不負責任，把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就留給以後，因為，就留給以後的這些座談跟論壇，來加以說明，那不過就在結論上面，它所對臺灣會造成的衝擊的確是非常非常的大，也是因為這個樣子，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人，一直在關注這樣的事情。

那第二個部份，其實推薦的書，我會推薦，我自己最近看的兩套的書，因為其實我是一個不太念閒書的人，就是我念的都是比較專業的書，因為各位要了解一件事情，我的職業不是在作運動，我的職業是一個，是一個法律學者，所以我大部份，除了在參與公共事務以外，我還是都要在作研究，要發表我的論文，所以我其實寫東西的時間比看東西的時間多。

那不過我最近看到了，過去這半年，我看到兩套書不錯，可以推薦給各位，有一套是三個作者他們合著的，叫作《百年追求》，有聽過的舉手，哇，這麼少人聽過，那《百年追求》大概把臺灣分成三個不同的階段，那一方面他說明了臺灣的歷史，一方面說明臺灣整個民主化的歷程，那三個作者都非常非常的棒，有吳乃德老師，他寫的是最近的這一段，也就是大概從解嚴以後，民主化歷程的這一段。那之前有另外一個是，對不起，我一下忘了，那個姐姐的名字，我會被她罵死，她有一個很有名的部落格，叫作「寫給臺灣的情書」，慧玲，胡慧玲，那慧玲跟乃德還有

一位台大歷史系的老師，他們三個寫了一套《百年追求》的書。

那我覺得從對於過去歷史的回顧，你知道你自己從什麼地方來，那臺灣民主化的整個歷程，會對於你有智慧的去思考未來，能夠提供非常大的幫助。

那另外一套書是，一本書，它某個程度上一個自傳，是一個，去年中研院有邀他來，那他來了在台北，好像也有到南部去，一系列的講座也刮起了一陣旋風，那個男主角是前南非憲法法院的大法官，叫作Albie Sachs，他也有上公共電視，有聽過這個人的舉手，這麼少人，那他去年的時候應該是麥田出版社，有幫他出了一本書，那那本書叫作《斷臂上的花朵》。

那他是一個白人，但是他從年輕，20歲當律師的時候開始，就在南非推動廢除黑白種族隔離，殘忍的政策，一個白人去幫助黑人做這件事情，更了不起的事情是，後來南非的白人政府在一個汽車炸彈，就派國安派務出去追殺他們這些運動領導人，他有一次在一個汽車爆炸案當中，把他的左臂炸斷了。那他那個時候手臂被炸斷了以後，我想一般的人，在想的就是要報仇，那股憤恨、那股痛苦會讓一般正常的人，我就是要報仇。

但是他講了兩句話，對於我影響很深，去年他來臺灣的時間，我也有幸跟他近距離的接觸，他們那個時候在進行鬥爭的時候，因為那些黑人他們事實上，是要推翻南非白人少數政府的暴政，那有很多都已經流亡海外，以莫三比克當作他們真的，他們有個組織叫「非洲民族議會」，大概以莫三比克來當作他們的大本營在進行活動。

那當然南非的白人政府會派很多國安特務，去不是說只是要竊聽你，去根本就是要把你幹掉，以暗殺為目的，他們抓到那些人了以後，有一些黑人的運動幹部，希望那些白人的國安特務把祕密講出來，說你們的同伙還有誰，你們怎麼打算要怎麼樣把我們幹掉，那現在有多少人是不是已經滲入我們的組織等等，就對他們施酷刑，虐待他們。

那Albie Sachs那個時候，一聽到這件事情，他就極力地反對，他極力反對的理由很簡單是，我們今天冒著生命的危險在做的事情是，我們希望要去追求，建立一

個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國度，那如果那是我們的目標的話，我們今天自己去虐待那些人，你怎麼還能夠說那是你要追求的目標？你要去追求人權的保障，結果你自己現在就先踐踏人權了，他那個時候講了很有名的一句話：「不要讓你的靈魂跟你的敵人一樣墮落。」